



光曙與影陰

著 斯雷·根歐

譯 麟 荃

譯記

一九四四年尾，我從湘桂大潰退中間逃到重慶。重慶也給這次空前的大潰退衝激得動盪起來了，整個山城裏充滿着混亂和不安。在那樣情形之下，不備談不到安心下來工作，就是找一個住處也毫無辦法。在旅館裏就了一個多月，又搬到朋友的出版社裏住上兩個月，直到去年三月裏纔搬到張家花園文協裏，總算勉強安定下來了。

當時我正在着手編「文藝雜誌」，但爲了生活，不得不再找點工作。恰巧傅彬然兄來約我爲開明譯一本以青年爲讀者對象的現代文藝作品，這盛意是可感謝的。但爲了這件事，我卻在圖書館裏，舊書店裏以及有一些有藏書的朋友那裏，足足跑了兩個月。起先的意思，想避免重譯，打算介紹一些第二次大戰中間英美的作品。但是接連閱讀了十幾本這類長篇小說以後，我卻很失望了。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的偏見，我總覺得最近幾年來盎格羅撒克遜民族的文學似乎比以前衰落了。就美國來說，這兩年來輸入的美國文藝書籍頗不少，幾乎每一本新書出版，幾個月後在中國就可以讀到，這中間自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不知怎麼，讀過以後總覺得隔着一些什麼，缺乏一種足以引起我們強烈的共鳴底東西；尤其若干關於描寫戰爭的小說中間，那種民族優越感的氣味，以及對於被解放民族底憐憫的同情和淺薄的人道主義，常常引起我的反感和憎厭。

這樣，我幾乎想把譯書的計劃拋棄了，接着又病了幾個月，就把這件事擱置起來。直到秋天，在一個值

得紀念的約會日子裏，偶然在葛一虹兄手裏看到歐根·雷斯的這一本小說的英譯，還是纔從打字機上打出來的稿本，是蘇聯大使館一個友人借給他的。我當天就向他轉借來，花幾天功夫把它讀完了。這部小說，在蘇聯並不算是本「名著」，作者也似乎並不很著名，但是那種樸素和真純，卻使我很喜歡；從這中間多少使我們看到了一些歷史的真實和更多理解一些蘇維埃人民的特質，而這本小說恰巧又是以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作為主人翁，很適合於青年學生的閱讀，於是我就徵得一虹兄的同意，決定把它譯出來。

這部小說，與其稱它為 novel，倒不如說更接近於 reportage。它只是平凡地描寫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市的工人與市民怎樣從和平幸福的生活中間投入到猛烈殘酷的決死戰爭。也許我們將感覺它的描寫過於繁瑣吧，然而也正是從這些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中間，使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在這個巨大的歷史變動中間，蘇聯人民心理意識的具體變化過程——這種過程僅是機械地或公式地去理解是決不夠的，而且只有從這樣的具體變化過程中間，纔能使我們真切地認識蘇聯人民力量之所在。在我們所看到的若干蘇聯愛國戰爭作品中間，一般似乎更着重於英雄業績的描述和歌頌，而在這本作品中間卻更着重在一般人民生活與心理的變化，這也許正是這本小說的一個特點。在這本小說中間沒有曲折的情節和過分的渲染，也沒有那種叱咤風雲的特出英雄人物。所謂英雄，實在也就是那些極平凡極熟悉的工人和市民，在戰爭中間自然地鍛鍊出來。正如作者在作品中所說：「這樣的人太多了，簡直記不起他們的名字來，可是我把他們全體整個的擬成了一個人格，那就是一個常常有力量，微笑的活潑而有精力底人。」這就是所謂人民的英雄主義了。而這種人民的英雄主義卻是植根在人民的長期的和平勞動生活中間，也即是在合理的蘇維埃生活中間，不是從這樣的平時生活中間去認識，我們是無法去理解它的。

蘇聯人民那種堅韌的性格，實在令人吃驚的。照我們一般的想法，當德人向蘇聯開始侵略的時候，蘇聯那樣一個革命國家的人民，一定是像我國抗戰初期那樣，充滿了激昂紊亂的情緒，到處奔走呼號，宣傳鼓動。但實際上卻不如此。當戰爭的消息傳達到這城市的時候，整個城市的生活，在外表上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只是每個人更加緊的埋頭於他們自己的工作，每個人在內心上更緊張的來估計和準備迎接這個戰亂，好像一個勇猛的戰士，在搏鬥以前所具有的那種沈靜和堅定。每個人都從心底裏來感覺這歷史的壓力，而估計着自己的力量去承荷這壓力；由於那樣一種沈重的真實的感覺，他們甚至在父子兄弟之間都竭力避開了對於戰爭的空洞談論，相互的用種天真的虛偽來掩飾自己內心的緊張，和保持戰亂以前的鎮定和自制。「彷彿有一種沈寂，掉落在每種東西上面，一種沈寂，日日夜夜在我耳朵裏單調而無休止地響着，要是說一切事情表面上都是跟戰前一樣，那末內在的變化是在我們生活中間發生了。」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沈靜，這種沈靜中間又是醞釀着一種多麼可怕的力量。那和我國抗戰初期那種熱烈有餘堅實不足的情形相較，顯出人家是具有一種何等雄偉的潛力，因此當最後廣播電臺上，召集令一下，所有的人都毫無躊躇的去奔赴號召，連那位領導者事前準備好的一篇鼓動的演講辭，在這時都感覺是多餘，因為他已經看出每個人都和他自己同樣地理解到他們自己的任務了。

為什麼他們能具有那樣雄偉的潛力呢？作者曾經借書中一個人物的口中說得很明白：

「今天晚上，我們既不是懦夫，也不是英雄；我們只是作為一般普通人民和市民。我們感覺到一種本質的對卑劣的反感。為什麼你們是這樣想法呢？這是我所怕說的一個悠長的歷史，這是由於幾世代來所形成的一個傳統的問題，是從許多次的慘酷底考驗，戰爭，革命以及諸如此類事情中所獲得的經驗底間

題……過去四分之一的世紀中，我們曾經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中，人的權利就是法律和我們教育的A B C，這四分之一的世紀已經在我們中間灌輸了對於衡量是非的新的水準了。

「德國人也許能够用坦克車來壓殺我們，用大礮來轟擊我們，但是我一點兒也不相信，他們能摧毀我們對於善惡的概念，對於什麼是可恥和什麼是尊貴的概念。那是不可能的！這些崇高的道德水準一度已經存在，它們就不可能再被抹煞了。」

這是一種歷史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從無產階級羣衆的思想與生活中間所產生出來的社會力量，憑藉這種力量，蘇聯纔能創造出那樣輝煌的勝利。這個經驗對於在苦難中奮鬥的中國人民是特別重要的，因為我們今天正需要這樣一種堅韌沈毅的國民性格，和創造能培養這種國民性格的社會條件。

自然，這樣的國民性格，當它作為每個人的個別性格具體地表現在現實中間的時候，並不是那樣單純。戰爭是殘酷的。每個人都要去接受那殘酷的考驗；因此在迎接戰爭中間，每個人的內心上必然引起強烈的搏鬥。例如拿對於戰爭的恐懼來說，這是一般人所自然具有的心理，而且愈是對於現實認識清楚，愈會感覺到這種殘忍的可怖。想一想吧，這樣一座多年來由許多人民的血汗所創造的工業城市將一旦毀滅於礮火，這麼多的和平幸福的勞動人民將犧牲於廝殺中間，這怎樣不叫人戰慄？然而這並不一定是懦怯，因為另一方面還有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在支持着他，在克服着那種恐懼；愈是近於戰爭現實，這種搏鬥也更猛烈，在這裏也就顯出了各個人強弱不同的程度。然而無論如何，從那樣一種長期生活中間所形成的思想意識，往往在這裏起着決定的作用，而更強大的力量也往往是通過這種猛烈的搏鬥產生出來。這就是小說中遼沙的祖父所說的：「苦難會給予我們力量。」

在這小說中間，許多地方都描寫了這種內心的搏鬥，這是非常現實而且重要的，不是這樣，我們將無法理解爲什麼昨天一個平凡的工人今天忽然變成了英勇的戰士，也無法理解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最後終於拿起武器去參加火線上的戰鬥。

在小說的第二部中間，幾乎全部都是描寫戰爭，使我們從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暈眩的火藥氣味，這是很不容易的。不是親身參加過火線上戰鬥的作者，往往不易使我們真實地感受到那種瘋狂慘暴的行爲，對於一個人人生理與心理所起那種酷烈的影響。作者憑藉他自身的經歷，把我們引入到一幕幕的驚心動魄的血戰場面，而從這裏也更增強了我們的堅信，即是縱使戰爭是那樣殘酷，它卻絕不能消滅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人民的正義。

我並不要求讀者對這部作品寄予很高的評價，若干方面，仍有它的缺點，但無論如何，它是給我們顯示了一些真實的東西，這些東西對於我們卻是有益的。當我寫這篇譯記的時候，中國正面臨着一個長期的苦難，這使我們對於「苦難會給予我們力量」這句話格外感到親切和沈重。真的，這種力量的取得，將不是僅僅依靠於單純底熱情的呼號，而還需要更深沈和堅韌的長期奮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餘，還須注入更深沈的勇氣，我們在鼓舞他們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啓發他們的理性；而且還須偏重於勇氣和理性，從此訓練了許多年，這聲音自然不及大叫宣戰殺賊的大而宏，但我以爲是更緊要，而且更艱難偉大的工作。」

是的，我們是應該着手於這樣工作的時候了，那末就讓我以這樣的心境，把這本書介紹給我們的讀者罷。

關於作者

歐根·雷斯於一九〇二年生於羅斯多夫。幼年就開始寫詩。中學畢業以後，入列寧格勒藝術史學院。但是由於他熱心觀察和研究他的國家，不久就終止他的學習。

雷斯去作漫遊，一部分是步行的，走過高加索和中亞細亞，在卡斯賓海和巴倫茲海中航行，先後幹過漁船上的水手，送報人，訪員和報紙經理。回到列寧格勒時，他當了 *Leningradskaya Pravda* 報的市外記者，以這個資格，他訪問了蘇聯南北部的各個集體農場和國家農場，工廠和礦山。

雷斯第一部作品是一九二八年出版的一本小冊子 *Pyt Proiv Menya*，一本關於風俗習慣的書。他以後的作品包括長篇小說「盲客」和「暴風雨」。蘇德戰爭中，他是塔斯社的記者，戰爭全程中都和紅軍在一起。一九四一年至四二年之間列寧格勒被圍的冬天，他就在那裏和它的附近，這個時期中所得的印象和觀察，給予他這部小說的材料。

目錄

第一部 當陰影降臨之前

第一章	費狄契夫家族	一
第二章	童年時代的快樂與煩惱	六
第三章	最初的宴會	一〇
第四章	奧爾珈離開我們	一四
第五章	我不再惱奧爾珈了	二二
第六章	戰爭開始了	二七
第七章	新的親戚	三七
第八章	晚間六點鐘	四七
第九章	公路上掛起一盞明燈	五三
第十章	費狄契夫家屬的團聚	六一
第十一章	團聚的飲宴	七一
第十二章	兒子來找尋父親	八一
第十三章	波加契夫辦公室裏的談話	八八
第十四章	漆黑街道中的足聲	九六
第十五章	波加契夫決定不作演講了	一〇二

第二部 新的曙光

第十六章 紅藍鉛筆.....	一〇七
第十七章 廣場誓願.....	一一二
第十八章 永不屈服.....	一九九
第一章 重訪母校.....	一二六
第二章 中午，甲蟲怒鳴着.....	一三二
第三章 德國人的輪旋戲.....	一四〇
第四章 輪旋戲繼續着.....	一四五
第五章 鑄鐵工人向前推進.....	一五一
第六章 情況好轉了.....	一五六
第七章 瞭望兵坐在柳蔭裏.....	一六三
第八章 「你聽見我嗎，尼古拉？」.....	一六九
第九章 大礮又響了.....	一七八
第十章 星空下的黑路.....	一八三
第十一章 尼古拉伴着我走下街去.....	一九〇
第十二章 父親來找尋兒子.....	一九六
第十三章 睡吧，明天還得作戰呢！.....	二〇四
第十四章 新的曙光.....	二一二

第一部 當陰影降臨之前

第一章 費狄契夫家族

我是一九二五年十月誕生在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小鎮上。這市鎮是環繞着一座宏大的古老鋼鐵工廠而發達起來的，現在這座工廠在本地的事業計畫中間仍然占着中心的地位。工廠是在市鎮的最中央，由一道磚牆圍起來，那磚牆一公里接一公里的伸展過去。我難忘的童年回憶之一，便是在陰沈的日子裏，從那些敞露的熔爐中射出來的紅光，反映在低空的雲層上。成天成夜，廠裏隆隆和砰訇的聲音成爲市鎮上一切喧聲的背景。而在黃昏，當微風輕輕地吹拂着那貫綴在街上和廠場上的千萬隻電燈的時候，你可以聽到工廠引擎的汽笛聲遮斷了公園裏奏鳴的弦樂。

當一片熾熱的鋼在展鍛工場的石牀上蠕動着的時候，年青的工人都從電影院和音樂廳裏匆匆湧了出來，擠在通向出口的走廊上，對最後一支歌曲喝着彩，他們還有半個小時的餘暇，去換上工的衣服，接着就去照管夜班工作上的那些奔騰的流鋼了。工廠汽笛的鳴叫，是恰當戲院裏第三幕啓幕鈴聲響出的時候，那些離開了觀衆的看客，在把香煙摠熄之前，吸完了最後一口煙，匆匆趕回到他們的座位上。而就在豪幕上升的當兒，那邊工場的浴室裏，幾十隻淋浴器正同時開動。那些憔悴的下午班工人在換衣回家之前，正在洗濯着身體，在那激注的水流底下笑着，擦着天兒。

在家裏，母親看了看鐘，趕緊把煎鍋放到爐子上，又望望那在沸滾的茶炊，等到洋芋已經煎熟，茶也已

經調好了，那斷斷續續的歌聲笑語，已經從工人們一對對在走着的街上，向打開的窗口送了進來。接着門廊裏起着沈重的腳步聲，於是門打開了，讓爸爸進來。

我的曾祖父，亞歷克舍·尼古拉耶維奇·費狄契夫，在我出生以前八年就死了。他是從幾百公里以外的潘里乞脫西村莊上搬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的。在農奴廢除以前，他是一個農奴，但是農奴解放卻並沒有使他成爲一個獨立的農民。他所得到的土地太可憐了，沒有馬犁地，也沒有母牛擠奶。只有一條出路，就是作爲一個普通工人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來找工作。而他的妻子就帶着孩子們依舊留在村莊上，守着那微薄的田地過活。

當他的長子成人了，我的曾祖父把他一起帶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去，可是那小的，他卻把他留在田莊上，讓我曾祖母去照管。這就是爲什麼我祖父尼古拉·亞歷克舍維奇·費狄契夫成爲一個旋盤工人，斯達羅柴伏達斯克一個老前輩，而他的兄弟，亞歷山大·亞歷克舍維奇，我們叫他做沙夏叔爺的，卻依舊是個潘里乞脫西的農民。

我和年長的孩子們常常在夏季裏給送到沙夏叔爺的地方去。他有兩個孩子——我的叔叔們——那最小的和我的年齡相彷彿。他們都是結實的傢伙，是採集野菌和莓子，打漁和在曠地上做營火的行家，打九柱球戲的能手。

沙夏叔爺是一個沈默的人，他的家務都全權操在他的妻子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的手裏。他認爲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了不起的。我記得，他會坐着一直喝到第六杯茶，當她不斷地談着集體農場，村蘇維埃和鄰家的事情。沙夏叔爺會一句話都不說。他只是望着我，把腦袋向他妻子突然一扭，彷彿是

說：「瞧她可不是了不起嗎？」

縱然這樣，沙夏叔爺對於一切重要的問題，卻有決斷的發言。叔婆滔滔不絕的談着，提出意見，彷彿她說完過後，就再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但是突然她會旋向她的丈夫，用一種全然不同的口吻問：

「你以為怎麼樣，沙夏？」

他會思索一下，摸摸他的鬍子，好像不願意發表意見似的，這以後纔用他平靜的態度回答着，而他所說的總是照辦。

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有一副好心腸。我們這些小孩子打了魚或是從森林裏遠足回來，弄得混身骯髒，椅子扯破，襯衫變成了爛布。她會突然抓住我們，叫我們教不好的無賴坯，預言我們下次會碰到攔路賊。可是同時她又會在廚房裏忙亂着，接着來的，你知道，卻是醃豬肉和雞蛋放到桌子上，還有農家的乾酪和酸奶油和饅頭，還有給我們預備了的乾淨椅子，和在果園裏給我們鋪好毯子讓我們躺下。

近年來，我去拜訪他們的時候，情形是多少改變了。我的叔叔彼得娶了一個安詳知禮的姑娘，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除了兒子之外，已經有個媳婦了。當孫子生了下來，她的好機會更增多了，孫子是雙生，結婚以後剛剛一年就生下來的。每逢一問到那雙生子——一個是男孩，一個女孩——亞伏陀泰雅·梯蘭脫耶芙娜的聲音就像隻喇叭似的響了起來；要是她發現萬西亞或是泰納雅的尿布潮了，或是蚊帳沒有放下，「虐殺孩子的人哪！」也許就算是她向她媳婦投擲過去的最客氣的形容詞了。但是年青的父親或母親都並不怕她，因為他們知道她只不過裝做那副嚇人相罷了。他們是一對快樂的夫妻，靜靜地聽着慈母的訓誡，他們知道亞伏陀泰雅的那種裝腔中間，是一點兒惡意都沒有的。

我現在還記得在俯瞰着湖面的小山上那座幽靜而寬舒的房子，我們常常玩強盜遊戲底那座花園，和借九柱球戲作爭朝代的競鬪底那片曠地。在平靜的夏晚，一張桌子搬到房子前面那株赤楊樹底下。山下湖的對岸，樹林在朦朧中間變得昏暗和可憎了。夜蛾在點着的燈底單子上撲撞着；茶炊發出細微的嗤嗤聲音；沙夏叔爺讀着報紙，他的嘴脣不由自主的在追逐着字句。亞伏陀泰雅叔婆已經做完了一天的雜役，嚕嚇的勸告也說够一天了，坐了下來做她的針線或繡花。我坐着，夢想那些可怕的猛獸從牠們森林的巢穴裏出來，而我以致命的搏鬥跟牠們去交戰，把一位美麗的少女從牠們腳爪下拯救出來。我每逢回到這個，我就像回復到十二歲，再一次想去屠殺那些森林裏的惡龍。

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底費狄契夫家族的故事，則是和那許多工人家庭中間一般的故事。生活在逼窄擁擠的住處，酗酒의週末，在伴着手風琴的悽哀歌曲裏。工作找到又丟掉，罷工，公園裏流浪，窮困，失掉了魅力的愛情，沈悶的長夜。一種對於同伴的崇高責任感，和從酒窟底悶人和煙霧的空氣裏所生長出來底高貴的感情。

我祖父結了婚，我父親生出來了，長大了，學會一種手藝，開始自己做起工來，也結婚了。生活是單調乏味的，但是那時發生了許多巨大的事件，其中一次是斯達羅柴伏達斯克的罷工，罷工的口號傳遍了俄國的全部。費狄契夫家族上下三代，我的曾祖，祖父和父親，都參加了這次罷工。我的父親只有九歲，但也擔當一分工作，去當跑腿，通過警察的步哨繞去送遠重要的消息，那步哨線環繞着工廠，工人們都被包圍在裏面。

革命以前，家裏在萊米斯林那雅街買了一宅小房子。一九一七年，我的大哥尼古拉從那裏出生了，就在同年，我的曾祖父在街道戰中給殺死了，儘管他年紀老邁，卻沒有什麼東西能够阻止他，拿起一桿槍，在革命中間去盡他一份的責任。

這一年中間，我父親也去參加戰爭了，把他的妻子和嬰孩留在家裏，直到一九二二年頭上，尼古拉已經快滿五歲，他纔回來。人家說，我父親回來時，我母親是一壁笑一壁哭。尼古拉雖然認不得他的爸爸，也高興得發狂，甚至陰鬱而不大動情感的祖父，年紀已經很大而且很少發笑的，這時也掩飾不住他的快樂了。父親回來那天晚上，是我們家庭中間一個值得紀念的夜晚。朋友們聚集攔來歡迎他，聽他敘述「斯達羅柴伏達斯克工人」號鐵甲車的結局，他曾經在這輛鐵甲車上當一名礮手，參加了羅斯多夫和巴泰伊斯科的戰役。可是他說起來，就像是一串激動的冒險故事。本地鄉親們彼此搶着訴說家鄉的饑饉和破產，彷彿在他們一生中再沒有碰到過比這更稀奇古怪的事情。我的母親和在一起聽着，笑着，但是接着又跑到隔壁房間去傷心大哭，因為從父親的敘述中間，她感覺到一個可怖的故事，關於許多夜沒有睡覺，站着的死去，和一種超人的精力與意志底奮發。

尼古拉弄得不能睡覺了，在全家團圓的興奮中間，他是完全被遺忘了，他利用這機會，爬到桌子上，聽他爸爸的故事。雖則他還不過四歲，他的心上已經記錄下這天晚上的每一個細節，煤油燈，魚乾和伏特加，以及擁擠在房裏的人們底笑容。他在談話的囁囁聲中睡去了，他夢見一場奇異的戰爭，他的爸爸吼着笑聲，向着白軍開槍，白軍死掉了，笑得大家都高興。

他只有四歲，還不能懂得在這笑聲的背後是會隱藏着怎樣可怕的經驗呵。

第二章 童年時代的快樂與煩惱

當尼古拉聽着父親敘述他的經驗，隔壁房裏正沈睡着一個兩歲的小女孩。她是奧爾珈，新得到的乾妹妹，她是父親從前方帶回來的。

當父親在考多伏斯基的著名師團裏服務的時候，他找到一個密友叫亞歷克舍·梭胥涅戈夫，一個從沃地沙來的寬肩膀的碼頭工人，精力和膽魄都是很充足的人。人家告訴我，梭胥涅戈夫在最危急的時候都能够唱歌，而且從來不停止微笑。在露營的時候，他告訴我父親關於沃地沙的事情，以及他參加軍隊時留在家裏的女人和小孩，並且常常把他女人的照片給他瞧。她是個瘦小而纖弱的女人，一個沃地沙水手和私販的女兒。她是從家裏逃出來跟梭胥涅戈夫結婚的，因為她父親不願意把她嫁給一個卑下的碼頭工人。一年以後，生了一個孩子，是一個女孩兒，有一雙跟她爸爸一樣的藍眼睛，跟她媽媽一樣的漆黑頭髮。

梭胥涅戈夫跟我父親約定，要是他們兩個中間有一個倒下了，另一個就要去幫助那孤兒的家屬。一九二一年末，梭胥涅戈夫給打死了，那時他和平時一樣的笑著，從壕溝蓋底下探出頭來，大膽地去面對白軍的攻擊。他被埋葬在路旁，考多伏斯基在隊伍面前親自來弔祭他。

復員以後，我父親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到沃地沙去一次，在那裏發現他朋友的家屬陷在可怕的窮困中間。梭胥涅戈夫的女人害着腸胃疾病倒了，女兒給一個鄰居帶着。他到的第二天，那母親就死了。我父親買了一口棺材，賃了一輛推車，把那不幸的女人埋葬了。就在這天，他帶着那兩歲的女孩動身回來。這一切他都敘述得清楚而扼要，他撫摸那女孩的頭，又補充說：「讓她長大起來……她可以做尼古拉玩耍的

伴兒呢。」我母親也並不反對，而且很快就覺得她自己對這家庭裏新添的一個是寵愛得捨不開了。

我們房子附近有一個湖，湖裏有隻半沈的遊艇，離開湖岸約莫兩三米突。船長的艙位依舊是完整的。通過艙面的甲板可以走到船艙裏去。船是半浸著水，但仍然有許多空出的地方可以玩耍。

在小孩子淘氣，把這隻舊船當作一個理想的玩耍地方的，我們已經不算是第一代了。十一二歲的頑強小水手們攀登到這隻魔船的船身上去，擺起陣勢去做幻想的巡弋；他們登上這隻船，遭受船身破沈了，於是把那些兇暴的海盜打了出去。後來，每逢我讀到海洋小說裏那些簡單的光景，就夠我去想到我們那片小湖，和它平坦的，遮滿着蘆葦的水岸，以及那隻半毀的遊艇，在那隻遊艇上，我曾經歷過那麼多次驚人的冒險。

就我所能記憶的，尼古拉卻從來不會在這些遊玩中間當過領袖，雖然他是一個好脾氣而且和氣的人。做頭腦的往往是奧爾珈，或是巴胥加·卡拉胥涅戈夫，那個總機械師的兒子。最豐富的想像卻一定是屬於奧爾珈的。我現在還能清楚地記得她在船艙裏扮演的那副勇敢的樣子，鼓勵她的部下海盜叛亂，去反對他們兇暴的船主，毫無畏懼地去對付一個拜火教的部族，他們是要把她活活的燒死，否則就是扮做一個勇敢的土匪，或是一個富有的大莊園主的女兒。

尼古拉常常教我們忍耐。奧爾珈說他殺敵人的樣子很難看，又說他扮起綁匪來，那被綁的美女看到他是不會害怕得發抖的；總之，他的態度和臉相是太文雅了。尼古拉聽了這些責備，卻只是微笑，樣子倒更加文雅起來了。

但是儘管這樣，他在運動上卻是傑出的。實際上，他寧願把他的勇猛顯在田徑賽上，不願意顯在那最激動的土匪襲擊和破壞船隻上。

可是尼古拉的好脾氣是有限度的。當我約莫八歲的時候，我看到他當真發火了，那是第一次我看到在他表面上好脾氣的性格後面是潛藏着怎樣一種本質的力量。

有一天，尼古拉去看工人田徑賽運動會了，只有我們約莫五個人在遊艇上玩耍，一羣從附近郡林諾村莊上來的頑強小孩突然來襲擊我們了。我們已經偵察出他們從蘆葦裏在望着我們玩耍，奧爾珈和巴胥加準備猛烈地去嘲諷他們。這是奧爾珈特別拿手的本領。

那些都林諾的孩子，其中有幾個是十七歲的強壯傢伙，再也抑制不住，便向我們奔來了。雖然奧爾珈是個女孩子，他們給她吃了兩下「通心粉」——這是我們對吃耳光的一種稱呼。她回報他們，扯住他們一個孩子的耳朵。這時事情變得嚴重起來了。奧爾珈給重重的捶了幾下，雖然她的眼淚已經掛到面頰上，但是她卻並不馬上哭出來。

正在這緊要關頭，尼古拉回來了。當真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是怎樣從湖岸和遊艇之間的空隙處跑過來的。他一到甲板上，立刻拳頭飛舞起來。他捉住一個正在打奧爾珈的孩子底耳朵，捉得那麼用力，教他一下子不知道是甚麼在打他。另外一個孩子給他丟到水裏去了。於是所有的陌生孩子都來圍攻他。

尼古拉用他的拳頭，腳，腦袋打回去。我從來不曾看見過他這種樣子；他咬緊了牙齒，眼睛變得像冰似的，可怕得很。那些鄉下孩子，儘管他們體力强，有訓練，都打不過他。一會兒又一個襲擊者潑的掉到水裏去了；另外一個來不及逃走的，眼睛上吃了一傢伙。